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部大荒中的盛典

燎原著



总 序

西部文学的倡导，大约是八十年代最初几年的事。它的自觉生长，恰巧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同步，或者说，八十年代以来的西部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或散文的醒悟与被唤起新的活力，决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学的大环境而独成气候。

何谓“中国西部文学”？一种新鲜但还不够清晰的概括演化为一门学问，引出了纷纷扬扬的一串串争鸣：或以题材划分，或以地域界定，或以文化色彩理解……毫无疑问，这种争鸣本身也就丰富与完善了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争鸣可以体现分歧，但也可能传达某种一致性，譬如说，西部文学是对于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发现、弘扬、批评……不过，认同的过程又是一个分歧的过程。西部文学的倡导与发展就是如此。然而，争鸣之于文学的自觉或进步，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观点的分歧或认同的某种一致性，而是在于争鸣过程本身，特别是经由这种过程而获得的充满了创造性的发现或理解。争鸣意味着观点的互相撞击，以及审美思维的互相刺激与互相活跃，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理性世界

或新的感性世界的不断诞生。

文学界对于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讨论，也同样是由来已久，且仍然处于众说纷纭的景况。但不管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是什么，也不管它拥有多大的范围或多深的历史积淀，它的存在却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事实。而且可以肯定，这种精神不会因为它自身的源远流长而拒绝当代意识的渗入。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是一种被汇合的精神，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它富有立体的色彩，因而也就存在着正面、负面或侧面；西部文学也因了西部精神或西部文化精神的这种汇合特点，而滋生了自身的发现、认同、弘扬、批判的审美可能性。

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直接影响了西部文学方式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在小说、诗、散文等各种文体领域，我们很难发现某一种文学方式绝对地统治着作家或诗人的艺术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方式仅仅是一种精神传达的顺应——这很容易从西部文学世界中获得印证。这种千姿百态的景象，既体现了西部文学的现实，也表达了西部文学的前途：它不可能以线性的方式向前发展。当然，这也是一种意味无穷的文学趋势。因而在当今中国的众多“文学圈”（如岭南文学、特区文学、冻土文学等）的研究中，西部文学的引人注目是无可比拟的。

不言而喻，《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出版就是一个例证。

很长时间以来，博览而纵论中国文学、特别是

追踪性的当代文学的评著文字，早已形成了一种气势磅礴的潮流，但真正严谨可靠且又富有高屋建瓴风范的力作并不多见。于是，与其做模糊勉强空洞的文章，还不如把目光凝聚在一个相对微观而又具备实证色彩的文学领域，以便把文章做得深入具体清晰一些。“下笔千言，倚马立就”的论述，虽不乏潇洒漂亮的风采，但就一种活生生的文学现象而吐露自己的真知灼见，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或仅仅体现风采的偶僥之举。虽说西部文学是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微观”现象，但它之于作家作品又是“宏观”现象——作为研究领域，它所拥有的理论批评难度，是很容易想象的。

研究西部文学自然应该具备自己的参照背景——这背景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或者说，每一个研究者的对象不能不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而作为研究的理论抽象的果实，也不可能仅仅属于西部文学：它们应该是整个文学世界的精神财富。这种文学理论批评的品性，我们在《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每一本著作中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西部世界虽则荒僻、落后、闭塞（作为一个侧面），但西部文学的审美精神（其中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精神），却不一定是这般模样。这也合乎马克思所述的关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如果说，一部专著仅仅复述了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而缺乏某种富有个性的洞观与发现，更无审

美理论领域的抽象与发挥，那这部专著的文学价值，也就可能受损。《中国西部文学论丛》所面临的的就是这种选择——但只要意识到了这种选择的重要性，那“精神生产”的面貌就可能获得改观，因为只有萌生了理想，才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实践。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的著作，都是热心于西部文学研究的评论家的产品，但相同的目标与相同的热忱，并不一定导致观点或看法的一致。分歧的痕迹，大约是很容易从这些著作的隙缝里找到的。不过，这很正常，也很健康。倘若这些著作显示出了某种一致性——相差无几的语言、相差无几的思路、相差无几的综合、相差无几的结论，那倒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了。不同观点的坦诚交流，是文学研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套论丛的出版，是评论家与青海人民出版社亲密合作的结果。青海人民出版社地处西部腹地，但出版社的编辑家们却显示了令人钦佩的胆识与远见，也显示了“西部人”的默默无闻的务实精神。毫无疑问，《中国西部文学论丛》将吸引更多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的睿智目光。

《中国西部文学论丛》编委会

1991、5

天光熹微中的大地本相（代序）

北 溟

西部，寥廓旷远的空间几乎使时间在这一地域凝固。曾经，数十个中亚草地民族在此建立了它们大小不一的古国王朝，挥霍着黄沙血阳，而后又被历史的风沙高草一一抹平。

当我们站在这样旷阔的地平线上伶仃地伫望时；当我们偶然看见大鹰盘旋如游弋在时间之外的巨灵时，便常常会闷闷地发呆：在这样一种悖人的大空间中，历史上曾有过的一切真的都已灰飞烟灭，不再醒来？那些战争中的流民百姓，那些蛮荒生土中的垦殖者，那些流浪的诗人及他们的酒壶和秃笔——这一切，都被湮灭在时间的沙海草地之中，并被遗忘了吗？

而西部，它又让自己庞大畸形体远离尘嚣般地高居于地球的极地，在沉沉大雾中隐遁着自己的真实面目，拒绝那些无力进入其核心的人们。

但我相信，这种拒绝的终极意义，乃是等待——等待着那些有能力与它对应，并被它黑暗核心的光瀑所洞穿的生命

西部的诗人们，正是应这种等待而来并被接纳

了的生命。这些人，他们在这片大地上落地生根，与西部彼此交换着生命，彼此书写与塑造。他们追随自己的心灵指向进入生命，进入西部文化的、地理的、语言的、宗教的腹地，挖掘着这片大地上的原生矿——西部诗，就这样诞生了。

但是，中国当代这异军突起的西部诗，由于其赖以孕育的母体的高深难测；更由于评论界自身某种生命体验的欠缺，而未能被作出应有的理论指认。

我不是说至今没有人走近前来。相反，试图破壁的人几可聚成队伍。但能真正在高处俯瞰整个西部诗歌大野的峥嵘嶙峋气象者，却很难看见。

就在这时，燎原写出了《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这部关于西部诗歌的理论专著。我想，它也许正是应着我们的这一期待而来。

就我所读过的燎原的数量不多但神采熠熠的有关西部诗的文章来看，作为一个长期生存于西部、厮磨于西部的诗人，他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悟性已逐渐豁然。我觉得，当 he 从这片土地上呼吸着消失的古代民族弥漫于大气中的汗血气味；当他在西夏王陵落日残照中证悟着辉煌的西部历史而感到自己的“子遗”时，他已经站在了西部的腹地。

他挖掘着西部诗人和西部诗，顺着西部诗的根须游刃有余地追寻游走，流连沉思于西部深处的历史元素：流失的血、白骨和断戟、古奥陌生的种族语言与风俗、大地草泽中流布的民族宗教、子遗的

古城堡、瓦裂的帝王功勋以及漠风中飘散的远古诗人的断章残句……

是的，燎原向着大雾沉沉的西部核心挺进，在一个新的海拔高度之上，把这片高地的内核与光芒展露出来，与西部诗歌相映照。

现在，他的发掘与发现已成了我们的发现和惊奇。

因此，关于燎原及他的这部书，我不再多说什么了。

我只想象他曾像远古时代神秘而又令人畏敬的卜师，在我们昧昧酣睡时，他端坐寂寥黑夜的中心，目光炯炯，表情肃穆地破译着一些神秘的诗谶——那些来自荒原腹部，来自远古之灵，来自这片高地居民生命深处的信息。现在，天光熹微，我们看见他走出来，向我们说话。

这就是他送给我们的这部书。

“我需要的是受恩惠的人，而不是读者。”萨特曾这样说。

我相信燎原这部书也是这样。

当然还有西部的诗人们。

1991、9、4

目 录

总序	《论丛》编委会	1
天光熹微中的大地本相（代序）	北 溟	5
第一章	西部大时空中的历史文化血脉	1
一	诗歌，生命高地上的太阳	1
二	西部：纬度与海拔	6
三	西部宗教及其生命特征	14
四	高地之上远古神话的光芒	44
五	语言地膜下的民族历史岩层	55
第二章	西部诗歌的发轫	68
一	新边塞诗：屯垦戍边古老主题的延伸	68
二	内生命：由新边塞诗到西部诗歌	85
三	社会心理期待中崛起的西部诗歌	102

第三章	西部诗歌的精神形态·····	109
一	西部诗的社会历史意识·····	109
二	生命——西部诗歌的精神母题·····	131
三	文化角度中潜在的诗歌景观·····	149
第四章	西部诗人论（上）·····	159
一	章德益，黄金大漠上的铜号·····	159
二	6000公尺海拔高度上的马丽华·····	174
三	周涛，汗腾格里冰山与鹰·····	195
第五章	西部诗人论（下）·····	217
一	杨牧，边地苦难中的灵与肉·····	217
二	昌耀，西部大时空的史记·····	235
三	李瑜及西部诗人群体·····	263
第六章	西部诗歌的第二时代·····	305
一	从生命的高亢到文化的平静·····	305
二	生存钻石上的棱面和文化脉冲·····	330
三	家园，儿子们和路上的歌者·····	348
	大高原仍在堆垒（后缀）·····	363
	后记·····	366

第一章 西部大时空中的历史文化血脉

一、诗歌，生命高地上的太阳

（诗歌：生命腹部的声音和群体的意志法则

《古兰经》与诗歌 创世纪与史诗时代 史诗：

人类文化的总汇）

“你们将在大地上生活，将在大地上死亡，将从地下被取出来。”（《古兰经·高处》）这时，从北非到西亚到东南亚，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匍”地一声匍匐了。那是仆地的白头巾和如潮的黑色号衣使大地发出的震颤。你看见了惊恐、泪水、虔敬在同一瞬间从那些低眉顺眼的银胡须、睫毛闭合的脸部涌出。正值夕阳时分，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高骆驼，在一刹间停顿的空阔中，仄耳企颈于苍茫中那旷世的声音。而沙地上鼓舞于杀伐之刃的两只彼此相向的战争之手，也在这一瞬间蓦地松弛，作出和解的姿态。金属的兵刃，随之融入夕阳悲悯慈和的光辉之中……

而大地上的另一支人流，而地球之巅的另一支朝圣的人流，正举手加额，长身仆地，在广阔的时间之河中，世世代代朝着同一方向行进——朝着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朝着阿尼玛卿雪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及纳木错湖和库库淖尔湖行进。“唵嘛呢叭咪吽”——在他们垂首于灵魂中那一片海蓝的天空时，这引自丹田的绵渺的音流，已把圣徒的灵魂交给冥冥之中那万劫不朽的目光。从圣洁的雪岭，从清冽的天空，这被情感滤净的音流，在为悲悯的目光彻照之后，又重新返入朝圣者的丹田，再生为一种灵魂，一种超越极限的生命。于是，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飞鸟折翅的高地，在浩瀚的雪灾以软腹覆没了野牛群和豹子之后，他们从血泊和尸骨旁缓缓站起，被劫后的太阳向整个世界投射他们苦难的大生命……

“唵嘛呢叭咪吽”——当我们现代人类文化学者执意要破译其含义的时候，只能感到一种徒劳的困惑。它们什么样的语言含义都不是，它只是一种声音，一种生命的激情，一种发自人类腹部与自然世界沟通的生命密码。

人类世界的行进，一直由这一古老的生命密码伴随着。

由这样一种声音——权威的、激情的、智慧的，

唤醒堆垒在黑暗中的生命能量块，使之发亮，成为光源，开阔生命河床的声音伴随着。

这样的一种声音，它来自生命最古老的血液中，来自人类创世纪时代的生命激情和神话想象——在那种对于空阔世纪负有的创造热情中，人类把自己的生命直接对应于他们面前的星河日月，并创造了各种神祇，让自己蓬勃的主观意念充斥飞翔于无垠的宇宙之中，共同行使创世纪的使命。

这之后，当人类以部族群体的形式被集合，进入共同的秩序和文化，这种声音便成为统一的意志、法则；成为集合这个部族的宗教和史诗。诗歌，最初的诗歌，便是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发出它穿越世纪、穿越灵魂的声音的。

形成于公元6—7世纪，统一了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思想，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经典之一的《古兰经》，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声音昭示后世的。缪义尔在谈到《古兰经》对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影响时指出：“有史以前……阿拉伯人浸沉于迷信、残忍、邪僻……之中……要想在世界上找一个比阿拉伯人更涣散的民族，是很困难的。有一个人站起来，借着他自己的人格和他宣称的上帝的引导，居然实现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把这些好战的因素统统联合起来。”另一位欧洲文化学家赫什斐尔在对

圣者穆罕默德启示的“我已选择伊斯兰作你们的宗教”的《古兰经》评价时指出：“野蛮的阿拉伯人，由伊斯兰教迅速地跨进文明的境域，其开化之速，是同等级的任何民族所不及的。”而当阿拉伯人最初接受《古兰经》时，便是把它看成诗歌、咒语和卜辞的。他们把这三者等同起来看待，也许正好说明了诗歌最早的含义：神圣性、神秘性以及和谐于生命节律的音乐性。这样的经典，正是一个民族的史诗，它包括了语体学，以及为一个民族共同遵循的法理、圣训、教律等总体内容。

诗歌就是生命创世纪时期的这样一种声音，是进入文明门槛的人类最初唯一的文化形式。当人类社会随着思维的精细，而将文化科学活动分解为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以及天文学、地质地理学等诸多学科时，最初的诗歌便是涵纳了这一切，并以自己全息的品格构成人类生命的文化母题。各民族宗教经典及其史诗不约而同地对日月、阴阳、男女意象的关注；对生殖、伦理、战争以及人的品格意志的关注，表现了最初诗歌的生命本原意向。

《失乐园》是基督教经典《圣经》中一则著名的故事，它描写了亚当夏娃禁不住恶魔的教唆，偷吃禁果，而看到自己的裸体并被逐出乐园。而在伊斯兰经典《古兰经》的《高处》一章里，我们又看到了

一个完全相同的故事，只是主人公由亚当夏娃变成了阿丹夫妇。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种训诫。而两部经典关于这种训诫如此惊人的相同性，正好表明了不同部族群体对社会法则及其权威性的共同尊崇，实现一种声音至高无上的神圣。

这样的一种声音，这样的一种史诗，它只来自并保留于以部族群体的形式建立自己的社会文化秩序的时期；来自并保留于以裸陈的生命与严峻的自然环境相抗衡的那些地域和民族。在部族战争、部落迁徙等一切需要统一意志和群体激情，在这一切的具有悲壮意味和感伤情怀的生命行为中，诗歌的兵器和洞箫，以两种不同的音响伴奏着生命衍演的节律。鲜血和鲜花，就这样强化、滋润着他们的生命，跟随着他们第二个清晨浩瀚自由的生命长旅——他们的劳动、爱情，他们独守于心灵中血液传递的生命秘密，他们迁徙路上强悍凄迷的背影。

诗歌就是这样一种六字箴言式的激情的生命宗教，就这样追随着古老血液中建立的权威的生命法则和不朽的精神秘密，并只循着这一生命运动轨迹延续其神圣的力量。当时间行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远古那轮清澈炽热的太阳在焦炭的烟焰中将光束缓缓聚向中国西部高地，史诗的元素沉积堆垒着，等待着草笔和羊皮纸。

二、西部：纬度与海拔

（高纬度、高海拔与三大民族史诗 西北与西部 西部最早的居民——羌人 西部的地域界定 陕西不属于西部文化圈）

我将谈论地域问题，谈论地域的纬度和海拔。此刻，我亦同时想起了司腾迦斯在看到《古兰经》对于阿拉伯民族精神文化发生的作用时所作出的著名论断：“诗歌是追随着部落的”。这个部落既是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历史概念，又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依据一定地域环境保持的、群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和生存行为。它至今依然以其古老的血缘和民族心理素质，相对稳定地在当代社会的边缘延续着自己独立的生存文化形态。这是一支不时引起外部世界生存者心理波动的现代部落。当那支闻名于世的、流浪于大半个世界的吉普赛人的部落逐渐进入巴黎、新德里、纽约街头，并从二十世纪那些广场的占卜、魔术摊前消失时，以都市为标志的现代物质文明再一次显示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强大的同化力量。而另一支部族却强盛地存在着，他们依据着自己脚下那片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地，固守着自

己的家园，保持着自己生命品属的独立与纯粹，使自己古老的血液一直喧哗着生气勃勃的精神激情。它因之而使外部世界的生存者心驰神往；使它自身成为人类记忆中的家园；一种生命行为的范式。

我说的是世界版图上二千公尺、三千公尺、四千五百公尺至六千公尺的海拔高度，说的是东经110°以西与北纬35°—50°交叉的坐标网内的中国西部。这里是中国乃至地球上最高的山脉之群：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唐古拉山、昆仑山、阿尔泰山、祁连山、天山等连绵数千公里的山脉；是塔克拉玛干、吉尔班通古斯特、库木库都克、巴丹吉林、腾格里、毛乌素、柴达木西部大乌斯等或被称为火洲、或被视作死亡之海的大沙漠；是连绵挨挤的海子、荒泽；是亚洲的水塔，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国际江河的发源地，是长江、黄河等世界著名河流的发源地，是横贯新疆中部沙漠、泛出锦绣绿洲的塔里木河……这样的山脉之群、沙漠之群、江河之群，在纬度的高处和海拔的高处，形成一个连体于中华大陆的独立的世界。它峥嵘，凶险，高峨；它荒蛮，严酷，辽阔。它更是古老博大，在永久的冻土层和生土未殖的广大地域熟化、贮藏着自己生命核心的红玛瑙和绿松石。那些牧人，那些藏族人、蒙古族人、哈萨克人，他们转场、迁徙，在狂风雪暴